

年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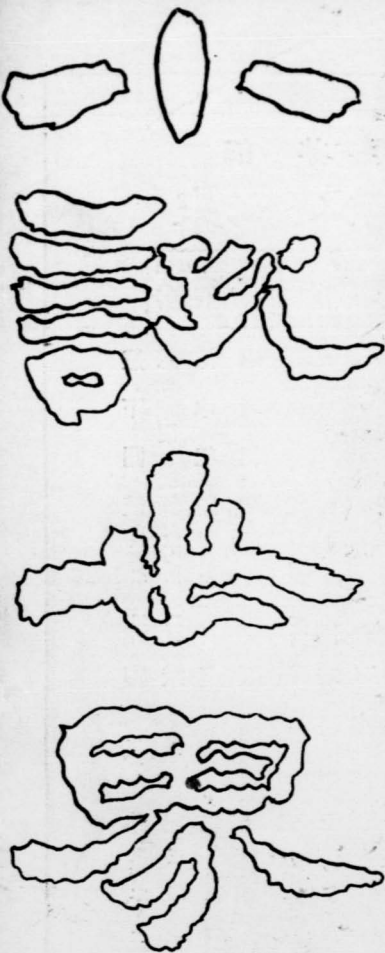
期

15

2

第

第



第 十 五 卷
 第 二 期
 (第 二 〇 八 號)

The Story World

Vol. XV No 2 (208)

January 7, 1927 十六年一月七日

上海小說世界社發行

印 精 樓 芬 涵

說 小 人 宋

如已輕文詳有勸茲及舊小收取本來養長顯亦考文短小宋
 下出更之註異諸語精擇精繫說藏滄不單文見足詳證字篤說人
 版改下於同本加尤校舊均此類樓購精向涵增淺經問或事
 者現不原特問校付本鈔為爲

東	仇	蘇	稽	玉	齊	梁	老	氏	邵	河	春	涑	歸	燈
坡	池	黃	門	照	東	谿	學	聞	聞	南	渚	水	田	下
志	筆	龍	神	新	野	漫	庵	見	後	見	紀	紀	閒	閒
林	記	別	略	志	語	志	記	錄	邵	錄	聞	聞	錄	談
蘇	蘇	蘇	蘇	徐	王	費	陸	邵	博	邵	何	司	歐	佚
軾	軾	軾	軾	鉉	明	衰	游	溫	二	伯	蓮	馬	陽	名
五	二	四	五	四	四	五	二	三	七	二	二	二	二	二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捫	雞	鶴	青	東	隨	投	嬾	珩	滙	石	塵	默	脚	
蝨	肋	林	箱	原	隱	轄	真	璜	水	林	暑	氣	集	
新	玉	雜	雜	漫	漫	子	新	談	錄	避	錄	集	車	
話	編	露	記	錄	錄	錄	錄	論	錄	話	史	記	王	
陳	莊	羅	吳	雙	陳	王	馬	孔	王	葉	王	王	錕	
善	季	大	處	鼎	世	明	永	平	圖	夢	得	錕	若	
冊	裕	經	厚	臣	崇	清	卿	仲	之	得	臣	錕	水	
二	五	三	三	二	二	二	三	三	五	二	四	三	二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 編者的報告 □

四川馬明初先生鑒。你寄來的信。我早已讀過了。你要求登載「我的照片。」我很願登。但是在葉勁風先生編輯時。已經登過的。這時不便再版。請你原諒。

南京鄭瑤章先生鑒。黎明暉女士的「寒衣曲。」最近已有連帶五線譜的本子由中華出售。我們沒有再填曲譜的必要。

本埠澄衷學校張偉君鑒。你所問的話。答復如下。(一)詩歌叢稿在商務印書館發行。以外三種書。沒有固定的購買處。(二)野人記。已全數發排單行本。陸續出版。但不能決定何時出齊。(三)詩與小說。只出一期。久已停版了。

再有許多讀者。託編者徵求舊的小說世界。準下一期把他們所需要的卷數、期數、彙登出來。這一期。因篇幅關係。不及登了。

本期的「分飛。」分兩期登。下期可以登完。

下期可以預告的。小說有楊小仲、唐小園諸君的作品。編者的「今鏡花緣」之三。名為「無曆國。」

□ 小說世界 第十五卷 第二期 目錄 □

□ 圖畫 □

拿破崙夫人約瑟芬所居之離宮

日本俠客宮崎寅藏小像

□ 文字 □

編者的報告

編者

媚眼兒

黃葉

小詩

饒榮春

新徵的兵（托爾斯泰未刊稿）

朱瘦桐譯

湖上雜詩……………胡良成

假的生活……………張碧梧

東三省之土語……………于昶麇

分飛(上)……………馬鵲魂

文壇秘錄(十一)……………編者輯

銀蛙蟆(民間傳說的故事)……………秋山

愛爾蘭的野薔薇(影戲本)(續)……………陳大悲

兒童國(今鏡花緣之二)……………胡寄塵

戰勝瘋濕於廣州

又有 一痛 苦犧 牲者 為韋 廉士 大醫 生紅 色補 丸所 治愈

凡事之有衆口一辭者類皆可信况年逾三十五年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爲世
 界人民所稱道爲療治各種極重瘋濕骨痛之靈藥瘋痛亦不過暫時耳是以瘋濕
 血中故無論何種藥膏均不能擦之使去間或偶
 骨痛除根之法惟有驅除其血中所含酸性毒質而後可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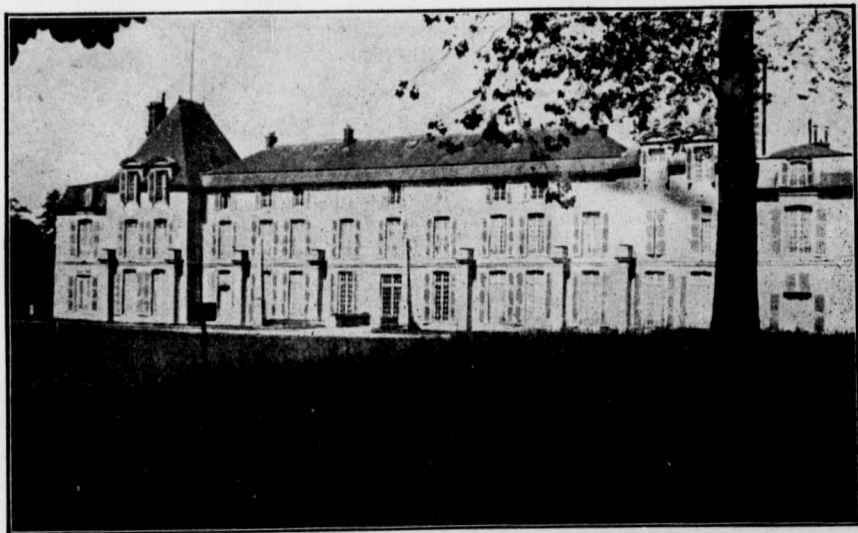
潘英培 君夫人



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
 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
 ▲奉送婦女衛生小書 敝局印有精美名醫康
 可寄一明信片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敝藥局原
 班健談及忠告婦女小書如欲索取
 天下馳名補血健腦之聖藥韋廉士
 特泐數言以誌鳴謝
 神增培胃口加增身體日益肥
 色補丸極有奇效今令其常服
 半打而竟全愈足見貴醫生之
 有效再服二瓶其病若失服之
 西藥房購買六瓶試服一瓶即
 貴醫生紅色補丸能治余友以
 友人中西醫士調治均無見效
 聘食頓減精神困倦日見瘦弱
 叢生近又患瘋濕骨痛四肢麻
 函云余賤內身體素弱遂致百
 校畢業員歷任憲兵營營長其
 程序也潘君爲廣東陸軍軍官
 即廣州潘英培夫人得獲治癒
 腦系及全體亦因之而強健矣
 補血而清血且生新血新血既
 而後可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
 有效驗亦不過暫時耳是以瘋濕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小 423(1)



宮離之居所芬瑟約人夫崙破拿

(印借生先桐瘦朱)

日本俠客宮崎寅藏小像



宮崎寅藏。爲日本俠客。於孫中山先生革命。多所贊助。有三十年落花夢一書。言之甚詳。垂虹亭長陳巢南先生有題宮崎寅藏小影詩云。猶歟滔天。（按宮崎藏別號也。）東方大俠眷我宗邦。奏其饒捷。一擊不中。去而爲優。潛龍忽用。我心孔憂。康洪章先生有贈宮崎滔天詩云。談兵說劍復論圍。指點興亡酒正醅。皓首風流久不作。又逢東海一虬髯。



媚眼兒

(黃葉)



一五五

忽然瞧見報紙上刊載着一段招請書記的廣告，恰好我正想找一點事情做，我便按照地址，去訪問那登這廣告的主人。誰知竟出乎我意料之外，那登廣告的，並不像我想象中的什麼富商鉅賈，卻是一位異常嬌美的青年女子！這真使我非常地詫愕，未免有些躊躇不安的樣子！但那女子倒很大方，一見了我，即很殷勤地招接，入坐之後，先問我的姓名，我告訴了她，也免不得照樣地還問她，她微笑着說：

「我姓日，名字可不必告訴你。但你想是瞧見了廣告來的？」
我點了點頭，答應一個「是！」她又微笑着地問：

「但你想必明瞭我的廣告？我雖然沒有載明要招請一個女書記；可是只那「字跡娟秀」四個字，差不多已明指着要招請女書記的意思。不過這個不成什麼問題，要是男子能够像女子的字跡娟秀，也行。只不知你寫的字能娟秀不能？」

我又點了點頭，告訴她我的字跡，本來是非常的娟秀。她便喜悅似的向我瞧了一會，點點頭說：「K君！你不要見氣，瞧你模樣兒，倒很像個女子，想來你的字跡，一定不錯。但我也得試你一試。」她指着旁邊的寫字桌，「K君！可否請你移坐到那邊去，寫幾個字給我瞧？」

我雖然心裏有些兒嫌她輕佻，不該向一個陌生男子說那樣戲謔的言語；但嘴裏答應了，即移坐到寫字桌前，隨便地寫了十幾個字，迴身交給了她。她接着瞧了一下，臉上即滿呈笑意，嘻開了朱唇說：

「很好！很好！K君！我們就此定了約罷。只不知什麼時候可來任事？」

我略略躊躇了一會，爲的我猜不出她究竟是怎樣的人，但瞧她的居室鋪陳，異常地精緻潔淨，似乎是一個擁有貲財的高等女子。可是瞧她的舉止形態，妖媚而輕佻，卻又似乎是一個不甚正道

的狂浪婦人。雖然她的年紀，還只二十歲的光景。要是她不出我後來的猜料——不是我有心輕薄，玷辱女子的貞操，——是一個操行不正的婦人，那我做她的記室，可不是成了笑話。因此，我一時竟覺得答應不下來。

她似乎已經猜度到了我的意思，冷冷地一笑，即沉下臉來，很威重地說：

「本來男子都不是東西！心底裏不知道怎樣地污濁？要是你也是這樣的人，那我委實不敢請教。」她條地站起身來，表示出送客的樣子，花朵般的臉兒上，頓時像罩上了一層寒霜似的，凜凜地異常威嚴！

呵！我真萬想不到，一忽兒，她會變做尊嚴地神聖一般！我又非常地詫愕，不瞬的向她望着，兀自站着不動，竟忘了她已表示出送客的樣子來！她瞧了我的神情，又忍不住抿唇一笑，瞟了我一眼說：「咦！怎麼，呆站在這兒，像失掉了魂兒似的？」她又滿面春風地非常和藹，眼角眉頭，迴復了先前的妖媚！

呵！我只有疑惑在做夢，怎的，一忽兒威若天神；一忽兒又嬌如天女。真教我有些愉快不定，尤其

猜不透她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只是可斷得定的，看來決不是像我所猜料的不正當的女子，這懷疑大概可以渙釋了。但我一念及她已在送客，自然不便逗留，即鞠了一躬，想要告辭而出；誰知她又坐到主位上面，偏着右手，含笑地說：

「K君！莫行！我覺得你還可以做我的記室，請坐了！」

我覺得好笑，這女子端的喜怒無常！但我也不是肯給人家當做喜怒無常的玩物，隨便可呼喚驅役的，合意時，喚之使來；不合意時，揮之使去。我便直着腰兒，搖了搖頭，想這樣地說：「不，我不能伺候人家的顏色。」我話還沒有出口，她即斜睨了我一眼，「噢！嗤！」笑了出來，呵，不知怎樣的，我給她這麼一來，我要說的話，也說不出口；我要走的脚，也牢牢地停住了，我自問對於她沒有一點兒依戀，這真是奇妙的一件事！

「坐呀！敢是僵木了腿兒，怎的儘站着不動？」她又非常妖媚地斜睨着我，抽出手帕兒來，掩着嘴唇儘笑；手帕兒上的香味，氤氳氤氳地傳散開來，撲到我的嗅神經上，有一種說不出的微妙！好慚愧啊！我向來自命為倔強的男子漢，什麼人都指揮我不動，雖然她說我的模樣兒很像女子。誰知那

時竟像一頭柔馴的小綿羊，由她去牽弄，一點都不會違抗，我便不由自主地在她的妖媚眼光下坐了下去。

「K君！我倒沒有遇見過，又像是剛愎的，又像是柔馴的，像你這樣的男子。但我敢武斷一句：你終究是柔馴的，你的模樣兒已告訴了我；或者你還不肯承認，說我是個倔強的男子。」她好像非常得意的。

「但我也沒有遇見過，又像是暴躁的，又像是柔媚的；又像是威嚴的，又像是溫婉的，像女士這樣的人！但我也敢武斷一句：女士是一個喜怒無常，動靜不測的奇怪女子！」我聽見她言語之間，像有些兒含譏帶諷及自鳴得意的樣子，也便仿效她的口吻，作為還報，明知在禮節上對於女子是不應該的。

她身子往後一仰，靠在椅背兒上，抬起了頭，縱聲狂笑了一陣，拍着手說：

「不錯！不錯！K君！你端的是可人，怪討人喜歡的。」

我不由的毛骨聳然，像她這樣地狂笑，這樣地放言，患了瘋癲似的。我真的沒有遇見過，像這樣

不測的奇怪女子。但我見她笑的鬢髮抖亂，粉腮紅的像火炙一般，不知怎樣的，我又覺得她非常的可憐。我噤閉了喉嚨，一句話都沒有，只是癡癡地向她呆望，好像心裏有許多說不出的話，要想把來安慰她，苦的是說不出來。

她又「噗嗤」笑了出來，眼光注射在我的臉上，一瞬不瞬地，像在詫異我的樣子！

「咦！奇了。好像有悄然不歡的神氣，你的臉上。爲了甚麼來？K君！她悄悄地問。」

「不，不爲什麼。」我搖了搖頭，「但——我覺得你笑的，說的，都非常地奇怪！」

「哈哈……！」她又狂笑起來，突然離去了座位，帶笑帶奔地走入了隔室中去。我睜大了眼睛，直望到不見了她的影子，詫愕的回不過頭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這樣的肚裏尋思。可是她的「格格」的笑聲，還在隔室中傳送過來。「笑我嗎？我覺得我一點沒有可笑的資料，可以供給她笑她自己嗎？呵！也許是這樣罷？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我這時真有些坐立不安，要是她一笑而入，再不出來，那我坐在這兒有什麼意味呢。要是我捨之而去，或者她有什麼事去去就來呢。我正遲疑莫決，忽然隔室中寂寂的沒有了聲息，我側着耳朵聽了一會，見沒有什麼動靜，我就猜想她或

者已不在隔室，已到裏邊去了，「我怎的還坐在這兒，不太呆嗎？去罷！」我便抽身而起，決定不辭而

出。
我兩腿還沒有搬動，忽然聽得脚步声，我回頭瞧時，見她正慢慢地從隔室中移步出來，低倒了頭，把手帕不住地擦着眼睛，像在揩拭眼淚似的。我又禁不住非常地驚愕：「啊，啊……！」我不由的喊出聲來，又站住了向她儘望。怎的，一忽兒歡聲狂笑，一忽兒卻又潛然下淚。真奇怪極了。我終究是莫名其妙。

「啊！K君！你要走嗎？」她抬起頭來，向我望着，臉上一點歡容都沒有，眼皮已有些兒紅腫。

「唔……！」我喉嚨裏應了一聲，兩腿仍沒有移動，眼光仍注射在她的臉上，再沒有旁的話說下。

她似乎已知道了我的詫異，笑了笑說：「不知怎樣的，灰塵飛進了我的兩眼，再也揩拭不去，怕是笑得不留神罷？」她雖然這樣地說，但笑得很勉強，不像先前的自然，怕不是由衷之言。不過這是我一時的猜想，憑着我旁邊者的視察，也許不是這樣。

「K君！那你究竟什麼時候來任事？倘然你是願意做我的記室。」她忽然很莊重地瞧着我問。

「這個……」我倒有些回答不出來，因為我差不多已忘了這件事，爲了她喜怒無常，動靜莫測。這時她突然提起，我委實沒有預備回答的話。我想了一想接着說：「容我考量一下，再回女士的話罷。」

她點點頭說：「那也好！我怎敢勉強你？但我終希望你能夠幫助我，便是薪水多一點兒也行。」

「那倒不成話兒。要是我能够做去，我一定很情願來做女士的記室。」我照例敷衍着。

她又似乎喜悅起來，「能能——一定能做，是很輕鬆的事情，每天不過抄錄一點東西，至多半天功夫。」她輕輕地搓着手兒，臉上堆滿了笑意，櫻紅的嘴唇，露出潔白的牙齒來；粉嫩的兩腮，泛出輕淡的紅暈來；細長的眉毛，映着活潑潑地瞳神，水汪汪地真像一泓秋水似的。好妖媚啊！我瞧了也未免有些兒迷惘。我忙自己鎮定了心神，略略地鞠着躬說：

「多謝女士的殷勤。但怕我的性子不好，也許有些地方，不當女士的意……？」

「很好！很好！我不是說你很柔馴？雖然你未必承認。就使你或者任性使氣，好在我已識得你的

好的事。」我似乎還聽得她在這樣地說；但我怎麼敢再回過頭去，我臉上已經一紅一白地非常難過！

我待要不去，這奇怪的女子，我委實有些怕見，她那不測的舉止，與媚人的體態。可是我已不自主的答應了她，失信於女子，也不是丈夫應有的態度。我躊躇了一天多，終於決定了，在那天早上，特地去實踐我言；誰知我到她的門前，按了許多次的門鈴，終不見有人出來開門，我自不免詫異起來。我退了幾步，向那樓上瞻望時，卻見樓窗口已掛着招租的牌子，我不由的呆住了：「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我終究索解不出來。

我自己覺得好笑，近來什麼事都不順利，運氣可算得壞極了；但終沒有像這一回事情滑稽得可笑。我轉身走時，卻還像見那女子的小影搖晃在我的面前，幻出妖媚的笑靨來，向我招着手兒，要我去接近她的樣子！「K君！我掏誠地告訴你，我覺得再沒有人像你中我意的……K君！我十分的盼望你，到我這兒來任事，那我有說不出的喜悅……K君！我盼望你早一點來……」我耳邊還像聽得有人在這樣地說，當我回轉頭去的時候。

這又是使我何等驚詫的事。當我回到家裏，拆開信函，想抽出信紙來時，卻抽出一張銀行支票——一百元的銀行支票。那票面上，很清楚地寫着：「K君收領。」下面簽着一個花體的「H」字。此外，紙條兒也沒得一個。呵！這又是怎麼意思呢？怕是支給我的薪水罷。可是我一點事都沒有做，怎能够無功受祿？我便把那支票收藏起來，並不向銀行去支取；只是我很感念她，瞧來，這女子決不像壞人；但究竟爲甚麼這樣地神秘不測呢？誰知一星期後，又從郵局中寄來一包書籍模樣的東西，我忙拆開看時，卻是一冊日記似的原稿，字跡非常的潦草。好像經過幾次改竄似的。另外附一牋紙，寫着幾行娟媚的字：

「K君！你真是一個誠懇的男子！但那支票請你安心的去支取，爲得你還是我的記室。我現在把職務給你，你把這原稿謄錄清楚，便已盡了你的責任；說不定，我有機會時，要把來出版哩。可是目前我不得不離開此地，想你瞧了那本原稿，也許明白我離開的原由罷。不過我有一語要告慰你，我的網羅，已爲你開放了，爲的你是個誠懇的男子！這也可算得我洗手的好結束！祝你安好！H。」

我不知道她說的是怎麼一回事，忙把那原稿翻了開來，閱不到幾行，竟使我驚得直跳，她那原稿中，有這麼的一段話：

「……我決計替我姊姊復仇，雖然我姊姊直到臨終時還是不贊成我的計劃，不肯把那個男子的姓名告訴我。但我已認定男子都不是東西。我決計這樣地做去：任何男子，要是投到我的羅網中來——哼，管教他死在我的手裏纔休。我那可憐的姊姊啊！你不該不贊成我，應該默佑我去替你復仇，因為那個可惡的男子，便是這世間男子中的一個呀！要是你說我太辣，那你爲什麼不告訴我那男子的姓名？但這個我不問，我只認定世間的男子，都不是東西。我決計這樣地做去——努力地做去。我覺得這也是一件快意的事……」

我慌忙把那原稿閣攔了，再也不敢細細的往下閱看。我覺得渾身的毫毛，一根根地在直豎起來，使我兩手兒顫抖個不止。我又恍惚地瞧見那個女子站在我面前，一雙妖媚無匹的眼睛，一閃一閃地向我瞧個不休；那眼睛裏面，直射出着迷惑人的兩道耀光來。臉上也很得意似的含着笑容。我

慌忙閉了眼睛，好久不敢張開，怕的我面前真個跳出那個妖媚不測的女子來。

「哥哥！你可知道，昨天又出了一件妬殺案？近來像這樣的慘酷事情，一天多似一天了。但不知怎樣的，便是獲到了兇手，那兇手終不肯說出那個有關係的女子來。這端的是奇怪的事。哥哥！你瞧過今天的報紙沒有？」

「啊啊……」我睜開眼來，見我的弟弟手裏拿着一張報紙，站立在我的跟前。「又是一件妒殺案？」我忙拋棄了手中的那本原稿，搶着接過報紙來，眼睛直睜在那報紙上發怔。我的手抖顫得越發利害，一字都瞧不清楚，終於拋在一旁，連看報紙的勇氣也消失了。

這天晚上，我從夢裏驚醒過來，夢見那女子斜睨着一雙妖媚的眼睛，兀自向我盈盈地笑。電燈雪亮地耀着，我還疑惑是那女子的眼睛，嚇得我眼睛睜了又閉，嘴裏不絕地嚷着：

「啊呀！這是妖媚的眼睛，我怕見，我怕見……」

「哥哥是怎麼一回事？」我弟弟從牀上坐了起來問我。我定了定神，自己也覺得好笑。

那支票我終究沒有去支取；那原稿也沒有勇氣翻閱，鎖藏在箱子裏面。好久了，她也再沒有書信給我，不知這妖媚的女子，如今在甚麼地方？

(完)

小詩

(饒榮春)

一

雁兒呀！

你經過了我的故鄉否？

你看見烽火連天的慘景否？

雁兒呀！

你爲什麼只悲鳴無語？

二

誰說秋夜是寂寞的呢？

這唧唧的蟲聲，

不也是伴着離人在太息嗎？

商務印書館出版

國學小叢書

經今古文學

周夢同

一册

二

角

先秦經濟思想史

甘乃光

一册

四

角

章句論

呂思勉

一册

二角五分

儒道兩家關係論

李繼煌

一册

三

角

中國古代法理學

王振先

一册

二

角

論語要略

錢穆

一册

五

角

詩經研究

謝朓量

一册

四

角

詩經之女性的研究

謝晉青

一册

三

角

古代政治思想研究

謝朓量

一册

二

角

楚詞新論

謝朓量

一册

二

角

陶淵明

梁任公

一册

四

角

中國八大詩人

胡懷琛

一册

三

角

平民文學之兩大文豪

謝朓量

一册

三

角

尚書論略

陳柱

一册

二

角

儒教與現代教育思潮

鄭子雅

一册

二

角

中國古代婚姻史

陳顯遠

一册

四

角

孔子

陳彬蘇

一册

三

角

天命

人至無可如何之時，無不委之天命，其實古人不云乎，人定可以勝天。本會有一定之章程，有一定之辦事，無論外界時勢若何變化。本會儲戶之數，日有增加，保障儲款之數，以及每月開獎之金，亦月有增加，是以儲戶總數，於今已達六萬四千六百餘全會，保障儲款之數，於今已達一千六百八十餘萬，特獎一項，於今已達三萬二千餘元，一三三四等獎，於今已有每種三十二個。是本會已有人定勝天之明效，凡有欲免時勢變化，而謀人定勝天之穩妥者，速來本會儲蓄，此佈。

詳章函索即寄

上海愛多
亞路七號

萬國儲蓄會啟



新徵的兵

(俄國託爾斯泰未刊稿)

(朱瘦桐由法文轉譯)

喬治杜斯卜亞伊亞，球斯塔佛馬松 (Georges Dostoya et Gustave Masson) 二氏，曾以託氏遺稿，譯成法文，名曰『託爾斯泰未刊之作』(Oeuvres Posthumes) 於一九二五年發刊行世。這一篇便是集中重要作品之一。

雖然人聲及手風琴的樂聲似很近的，爲着濃霧迷滿了天空，終不能看出是什麼事情。

這早上的聲音，是發生在一星期中的某一天，使我斗覺得有些驚異起來。但是我又想及昨天會聽得少年們講起軍中服役的事情，方纔明白這聲音的原由哩。

「樂人是引導着新徵的兵動身罷」我自言自語的說道，我便向着聲音過來的地方走去。當我走近羣衆的時候，樂人已經完畢他所奏的一闕了。我看見有幾個人，走進其中一個樂人

的父親住宅裏面。許多婦女及孩子們，都圍集在這大門的外面。

我也沒有時間去追想他們會見的母親，及姊妹們的姓名。

他們五人中，我認識其中的一個，已經娶了妻子，其餘的四人還是獨身哩。

我們的鄉村同着城市很爲相近，這五個去當新兵的人，都是在城中做工度日的；現在他們竟也打扮了城中人的模樣，穿了新式的短服，美麗的皮鞋。

他們中的一人，雖不十分長大，但是身體很爲壯健，面容上表現着喜悅而溫和的態度，唇上留了一點短鬚，兩眼也奕奕有光，使得觀衆更爲注意。他取下背在肩上的手風琴，很快的走了出去，和我招呼以後，便把手指在音鍵上按動。通俗的琴聲，回繞在早霧裏面的當兒，我們便齊步的動身了。在那邊步行的一個棕色頭髮，雖是兩肩很闊大，而身體仍瘦小的少年，他和着音樂，唱出清脆的歌聲，這便是已娶了妻子的一個。

第一排兩人並肩的步行前進，其餘的三人都跟隨在後面，穿的衣服都是同樣的，絕沒有一毫區別；單獨有一個，衣上已發現一大塊破痕了。

我也跟隨了他們在一起跑，祇聽見快樂的音樂；在走的時候，我能確實的證明，沒有發見淒涼的印象。到了將近一所房屋的地方，許多新徵的兵的家族，已預備在那裏送別，於是婦人們的哭泣，也便開始了。這好像一闕很悲慘的曲調，我只聽得她們且哭且說中的幾句「死……家族……：誕生的故鄉。」每當一句話以後，哭的人好像呼吸空氣一般的，深深的歎息，接着又是沉長的嘆息。經那面容憂愁的親戚勉強地多方勸解，方纔把她們的哭聲停止了。我曾聽見她們中的一個對那老婦人馬忒梨奧娜說道：

「停！回去罷，我是十分疲倦了。」

許多少年蜂擁般走到屋子裏去，我在外面，同我舊時的學生白齊納閒談，他的兒子乃是五個新兵的一個，就是已有妻子，棕色頭髮的那個少年。

「這使你很傷心的事情麼？」我問他道。

「怎麼做法，他是強迫着去的。」這個老人便又告訴我他家裏的狀況：

「他有三個兒子：大的留守在家裏，第二個出門去了，這是最小的一個，本是在城中做工的，常

把賺來的工錢，按期寄回家中。他出去了以後，我想沒有再像先前的愛護他的家族了。

白齊納重又說道：

他所娶的妻子，是城裏的人，竟沒有一些效用的地方。我第二個兒子呢，好像切成了塊的麪包，已經大家不相關切了。祇須各人能自己餬口，當然這也是我所希望於他們的啊。我最小的兒子，在動身的時候，我看他心中也有一些難過，但是有什麼方法不去呢！

當我們講到這裏，少年們重又上道走了，樂人們也重又奏着樂器。歌歌，嗚咽，嬉笑，勸告的聲音，也又嘈雜起來。走了一回，我們又走近最後的一所屋子，我便跟了少年們一同進去。五個人齊坐在一隻擺着白布的桌子四周，在桌子的上面，擺了麵包，及置滿清水的水瓶。我們方纔交談，主人便拿上許多的玻璃杯子，少年都盡量的喝了一回。

我坐在火爐旁邊，正凝視着少年們，忽見一個婦人從灶間裏走近我的身邊。她的服裝使我發生一種意外的驚奇。她穿着綠色絲織的長衣，四周鑲滾着城中很時式的闊邊。腳上穿着半節的高跟皮鞋。頭上戴着豔麗的帽子。很大的假珠環子，懸垂在耳的兩旁。面容上絕沒有一些快樂或憂愁

的神氣，不過約畧帶有一些懷喪的色彩。

我見她毫不回顧衆人，脚跟打擊着地面，逕直向走廊裏走去。

衆人看見了她也都和我一般的覺得驚奇。我長久的暗想她是誰呢？在白齊納老人的家裏，她要尋覓誰呢？我要確實的知道，便問在我近邊的那個年老的鄉人道：

「這是誰？」

「這是白齊納的媳婦。她是城裏人家的侍婢啊。」

當主人過來倒第三次的酒，少年們很客氣的推辭不能再喝了，於是大家立起來道了一聲謝後，重又上道了。

在路上，當然又要奏樂的。一個很老的灣背婦人，跟隨在新兵的後面，哭得更爲悽慘，同着她一起的婦人們，雖也揩拭着眼睛，大家仍都來百計的安慰她。

「這是誰呢？」我還問道。

「這是少年的祖母，白齊納的母親啊！」人家來回答我道。

在這儀仗招展，琴聲悠揚的當兒，那老人家確已傾撲在旁立人的臂灣裏了。

走盡了鄉村的街市，一輛四輪車子停留在那邊，是等待着新兵坐了去見村長的。羣衆也都休息着不走了，哭的聲音也都突然的停止了。單是那班樂人，傾斜了頭部，雙手掀着音鍵，發生更響的聲音，中間還雜着白齊納兒子的歌唱，尤覺得異常的譁噪。

「悅耳的樂聲啊！鄉人中的一個說道。

「悲慘的哭泣，悲慘的樂聲啊！別一人自言自語的說着。

我想及那個英俊的少年，恐要把他排入服裝美麗的隊伍中間咧。我不知道這是誰家的兒子？於是便叩問那站立在我近旁的人道：

「誰是這少年的父親？」

他同我點了頭，但是沒有聽清楚我所說的話，請我再重說了一遍。

「我也不記得這少年是誰的兒子，但是聽見了他聲音以後，使我想起這是一個善良的鄉人，可憐他屢次遭受不幸的事情：有時他的馬匹被人偷去了，屋子燒毀了，他的妻子新近也死了。現在

便又遇到不幸中的不幸哩。」這是他對我說的話。

這人頭髮已這樣的白，我已不認識這便是誠實的勃綠葛潑了。

「唉！是你啊，勃綠葛潑！你看這勇敢的少年，是誰的兒子？」我問着他。

「那邊的麼？」勃綠葛潑并用頭部指示我看。

「是的。」

老人雖微動兩唇，輕輕地好像說過幾句話，但是我沒有聽見。

「這是誰的兒子呢？」我還重又問道。

不料勃綠葛潑的面上頓時驟增了更多的縐紋，兩頰也抖動起來。

他旋轉了頭，雙手掩沒了面，吃吃的說道：「是我的兒子！」說罷便放聲大哭。

我知道在「是我的兒子」一句話裏，包含着很大的苦痛啊！

這早上所經歷的事情，引起我萬分恐懼。種種不可思議的，驚駭的感想，都聚集而映現在這一次的事實裏面。我們把牠當作像看有興味的演劇一般，竟是絕大的恥辱。我停止前進了。我心中充滿着無限的不快，便回到家中去了。

湖上雜詩十六首之四

(胡良成)

紅襟燕子剪湖飛。打槳歸來夕照微。回首暮煙濃霧裏。蘇堤如帶影依稀。(蘇堤)

昨宵鍛句未成眠。風動雞聲到枕邊。曉景迷離日初出。水禽呼我上湖船。(湖濱早行)

大好瀛洲在此間。何須海上覓仙山。遊人不是逃禪客。雲水光中打槳還。(小瀛洲)

輕舟泛月水盈盈。湖上燈光照眼明。舊日臨安遺恨在。管絃猶作斷腸聲。(湖心夜泛)



假的生活

張碧梧

秋雨秋風。真有神秘而偉大的能力。曾幾何時。祇刮了幾陣秋風。落了幾場秋雨。就把一個燦爛光明的。大地。做成了一派肅殺荒涼的境界。不祇是花落葉脫。草木禿頭。便是人們蓄藏在心坎深處的無限愁思。也輕輕的被秋雨秋風撩撥起來。覺得人生真太孤寂枯燥咧。

這一天晚間。秋雨又不時的落下。秋風也陣陣的吹來。吳曉菴獨自在室中。負着兩手。緩緩的踱着。覺得悽苦極了。一個人又不能儘着自言自語。便時時的吐幾口長氣。想藉此吐出一些心中的苦悶。其實心中的苦悶。那裏會這般容易的吐出呢。他踱了好一會工夫。再倒身在一張沙發中。心中

的思潮。好似被這秋雨打亂了。秋風吹破了。條起
候落。混亂不堪。他便暗自想道。這個問題。叫我怎
樣解決呢。論到我每月的進款。委實不能算少。各
項支出。又無一不竭力省儉。怎麼結果總是不夠
用。月月做下虧空呢。……這不是很可怕嗎。月月
有虧空。當然沒有彌補的機會。虧空越積越多。我
的經濟。便也越來越危險。不消一兩年後。我定將
全身困在債務當中。一些不得自由了。唉。我真不
明白。怎會造成這種局面的呢。外人不知道。還要
說我的進款太少。不够維持相當的生活。自然不
免要做下虧空了。也許再有人說。必是我耗費太
大。不能量入爲出。便隨時虧空下來。在說的人呢。

當然承認他說的話很有理由。其實……曉菴想
到這裏。復行站起身。走到一張寫字檯前。從一隻
抽斗中。取出一本賬簿。翻開來。接連瞧了好幾頁。
又暗想道。卽以上一個月而論。連公司裏的月薪。
和小說的稿費。足足有二百元。這數目不能算是
很少了。誰知仍是不夠開支。到了月底。房錢米賬。
都未能支付。這二百元用往那裏去了呢。若說是
浪用罷。用去的錢。一項一項都有賬在着。且都是
我親手用去的。那一項能算是浪用呢。雖曾做了
幾件衣服。但人生在世。衣服不能不穿。而況在這
人情勢利。祇重衣冠不重人的上海。像我們既須
在社會上混碗飯吃。便不得不裝些場面。做幾件

好衣服。這個當然不能算是浪用。我雖會請了幾
次客。但這也是交際上不可少的。也不能便認做
是浪用罷。婉貞雖也會請過幾個小姊妹看了兩
回戲。可是人家已請過伊三四次。論理不能不還
請一次。這也是不得已的酬應。自然也不能稱爲
浪用。至於其他的支出。更是省無可省的了。我不
過祇住了這一幢房屋。不過祇僱用了一個車夫
和一個娘姨。這還能算做闊綽。算做浪用嗎。平心
而論。我對於省儉二字。已是極端注意。然而結果
還是不够。還是月月做虧空。這是甚麼道理呢。莫
非此間的生活程度太高。每月雖有二百元的進
款。仍不能維持生活嗎。若要維持過去。非有二百

元以上的進款不可嗎。但是住居在此間的人。未
必都有每月二百元以上的進款。幾十元一月。一
百多元一月的也儘多呀。他們又怎樣維持過去
的呢。……曉菴剛正想到這裏。他家僱用的一個
娘姨忽的走進室來。對曉菴說道。方纔我忘卻對
少爺說了。剛正想了起來。今天中飯後。房東和米
店裏。都有人來過。說是明天是大月底。兩個月的
房租和兩擔米的米錢。明天必須付清的。恐怕臨
時不湊手。特地預先來關照一聲。曉菴本已想到
這兩件事。所以聽了這話。並不受一些震動。祇淡
淡的應道。曉得了。你去罷。

曉菴接着又默念道。是呀。欠了一個。本已是大

人情。明天當然要付清的呀。但是拿甚麼去付呢。本月的月薪。早已預支了一大半。所賸的當然無濟於事。小說稿費。可以付的。也早已付來了。無論如何。總不能稿子尙未寄去。便向人家預支稿費呀。這一夜工夫。過去得很容易。到了明天。收房租的人來了。討米賬的人也來了。我將怎樣應付呢。救急的辦法。原不過是借當兩件事。怎奈可以開口借錢的地方。都早已開口借過。如今萬萬不能再開口了。拿衣服去當罷。說也慚愧。值錢的東西。早已陸續當完。如今盡其所有。恐怕也當不到一百元。而況都是要穿的衣服。萬萬不能拿去當掉的。曉菴手裏拿着這本賬簿。竟然想得呆了。挺

直的站在寫字檯前。一動不動。過了好一會。方纔恨恨的把賬簿擲到檯上。又深深的嘆了一口氣。仍回到那張沙發上。倒身坐下。這時候。窗外的秋雨落得更大。秋風也格外刮得起勁。雨聲風聲。擾做了一片。彷彿正在替曉菴嘆息呢。約摸過了一小時後。曉菴的夫人婉貞回來了。伊走進室中。瞧見曉菴正攤臥在沙發上。便問道。咳。今晚你怎麼回來得這樣早呀。外面沒有酬應嗎。曉菴冷冷的答道。酬應要有錢纔行呀。身邊沒有錢。那能酬應呢。婉貞這時心中正很高興。所以聽了這兩句話。並未感着何等刺激。仍笑嘻嘻的道。你外面既然沒有酬應。爲何不到我那裏去呢。說

着。把一件藍色印度緞駱駝絨的斗篷掛到衣架
上。曉菴仍是冷冷的道。包車給你坐去了。外面這
般大的風雨。我高興坐黃包車趕去嗎。路又很遠。
車錢至少要兩角錢。我可真不敢再用錢咧。婉貞
瞅了他一眼道。兩角錢算甚麼。今晚我足足贏了
十塊錢。你倘去時。車錢我儘可替你支付。曉菴道。
你居然贏了十塊錢嗎。這到也好。可以拿給我湊
湊數目。明天付賬了。婉貞以爲他是和伊說頑話。
別轉頭去說道。我辛辛苦苦贏來的錢。因何要拿
給你付賬。付賬是你的事。與我何干呀。曉菴這纔
坐起身。放出較爲嚴重的聲音說道。原來你是把
付賬認做完全是我的事。與你無干。所以你就隨

意欠賬。把欠賬當做是錢不湊手時。救急的不二
法門了。曉菴說這話時。臉色也很難看。兩道灼灼
的眼光。直射到婉貞的臉上。婉貞這纔知道他並
非說頑話。話裏實在含有深意的。便也換了一副
凝重的神態。聲音也稍提高了些。說道。你說的是
甚麼話。我幾時會隨意欠過賬的。那幾家有往來
的店舖。都是柴米油鹽等等。柴米油鹽並不是我
一個人吃下的。怎能算是我的欠賬。你自家想想
看。我幾時因着我做衣服。或是添置粧飾品。向店
舖裏欠過賬的呀。虧你竟說出這等話來。曉菴因
着一肚皮的憤恨。無處發洩。便顧不得甚麼。隨口
說道。你雖然不會有過這等事。但是你放着家裏

的事情不問。一味的想出去賭錢。家庭間因此所受的無形影響。要遠過於欠賬了。古話到底不錯。男子有了個賢內助。家業便可振興。否則男子縱然賺錢。結果必仍是經濟窘迫。虧空累累。我不幸正蹈了這個弊病。所以窮到如此地步。天天憂急。天天有如是過大年夜。婉貞聽他的話。已直接責備到自己。一口氣那裏忍得住。便怒聲說道。照你這樣說來。我非但不是你的賢內助。你的經濟所以枯窘。且是因爲了我。我簡直不能算是人了。然而據我自己想想。我和你結婚了這六七年。果然不曾幫助你賺過一個錢。憑良心說。卻也從未浪費過你的錢。麻雀牌我果是喜歡抄的。不過我抄

麻雀牌。總是把中晚兩餐料理清楚之後。並不會不問家事呀。而且輸贏也很小。不過祇有幾塊錢的進出。所以今晚贏了十塊錢。覺得十分高興。這些你不是不知道的呀。我自問各事都肯顧全你。不料非但不會得到你說一聲好。你且很不滿意。竟這樣的責備起我來。未免叫我大失望了。婉貞說到這裏。便撲倒在牀上。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曉菴仍倚在沙發上。不再說甚麼。室中的空氣。便由枯寂變而爲酸楚了。

婉貞哭了好一會。還未曾住哭。曉菴卻忍耐不住了。便緩緩的站起身。走到牀前坐下。用手拍着婉貞的背部。放出和緩的聲音。說道。婉貞。不必再哭

了。多哭做甚麼呢。剛纔我因爲心中煩悶極了。便不知不覺責備了你幾句。此刻也覺得冤屈你了。婉貞。憑着我的良心說。我原也知道你是很勤儉的。平日裏和你常常往來的那幾位女朋友。誰不是珠圍翠繞。鑽石的光芒。耀得人眼睛生癩。你倘是個尋常的婦人。當然要生出豔羨的心。逼着我替你買了。你卻能體念我的艱苦。從未向我說過要買的話。你也不會像那些時下的婦女們。一天到晚。祇忙着在外邊交際。吃大菜。跑汽車。翻開我們日用的賬簿瞧看。我固然沒有一些浪費。你又何曾浪用過一文錢的呢。婉貞仍哭着說道。你既知道這番情形。爲何再要責備我呢。曉菴嘆了

口氣道。婉貞。不瞞你說。方纔我幾乎煩悶得要發狂了。每月做下的虧空。不用去說了。明天就是大月底。兩個月的房租和兩個月的米賬。至少必須先付一個月。可是我本月分的月薪。早已支過了大半。又沒處去借。又沒有東西拿去當。叫我怎樣對付過去呢。我倘然每月沒有進款。那到也罷了。但是每個月裏。平均總有二百元的進款。又不曾任性浪用。然而仍窮到如此。我真不明白是甚麼道理。這個不但我要煩悶。便是你也得十分煩悶罷。婉貞道。你心中煩悶。不能來拿我出氣呀。你既知道我也得十分煩悶。便更不應責備我了。每月的進款。既然不夠用。應該設法去賺纔是。儘着心

中煩悶。有甚麼用處呢。曉菴又嘆了一口氣道。唉。我未嘗不知道應該設法去賺。祇是我不是有槍階級中人。既不能用武力去搶人家的錢。又不能巧立許多名目去剝削人家。祇能靠着這一支筆。寫多少字。買多少錢。試問再有甚麼方法好想呢。況且憑心而論。祇靠着一支筆。每一個月。能够賺進二百元。已委實不是容易的事。靠着一支筆賺錢的人。現在社會上不知有多多少少。每月能賺二百元的。老實說。卻沒有幾個。其餘的不過一百多元。甚致再有不滿一百元的呢。婉貞哽咽着道。那末他們怎樣過活的呢。拿你做比例。他們早就該煩悶而死咧。婉貞這兩句話。使得曉菴聽了。着

實受了一種重大的刺激。他便陡的想起方纔獨自拿着賬簿瞧看。那娘姨未走進這室中時。他的那個默念了。當下他就呆呆的坐在牀沿上。不則一聲。也一動不動。婉貞雖仍哽咽未止。他也不再用話安慰。自管低下頭。神態非常靜默的。他心中必是正在揣想甚麼罷。果然十分鐘後。曉菴忽的抬起頭。臉上所有的愁苦之容。已消釋個乾淨。並微微露着笑意。又伸手挽着婉貞的膀臂。用力把伊拉起。一壁說道。婉貞。你起來罷。我已明白了。我已覺悟了。從此以後。我們可以脫離這種月月做下虧空。時時憂慮沒錢使用的苦境。而往那精神真正愉快的樂園中去。

中煩悶。有甚麼用處呢。曉菴又嘆了一口氣道。唉。我未嘗不知道應該設法去賺。祇是我不是有槍階級中人。既不能用武力去搶人家的錢。又不能巧立許多名目去剝削人家。祇能靠着這一支筆。寫多少字。買多少錢。試問再有甚麼方法好想呢。況且憑心而論。祇靠着一支筆。每一個月。能够賺進二百元。已委實不是容易的事。靠着一支筆賺錢的人。現在社會上不知有多多少少。每月能賺二百元的。老實說。卻沒有幾個。其餘的不過一百多元。甚致再有不滿一百元的呢。婉貞哽咽着道。那末他們怎樣過活的呢。拿你做比例。他們早就該煩悶而死咧。婉貞這兩句話。使得曉菴聽了。着

實受了一種重大的刺激。他便陡的想起方纔獨自拿着賬簿瞧看。那娘姨未走進這室中時他的那個默念了。當下他就呆呆的坐在牀沿上。不則一聲。也一動不動。婉貞雖仍哽咽未止。他也不再說話安慰。自管低下頭。神態非常靜默的。他心中必是正在揣想甚麼能。

果然。十分鐘後。曉菴忽的抬起頭。臉上所有的愁苦之容。已消釋個乾淨。並微微露着笑意。又伸手挽着婉貞的膀臂。用力把伊拉起。一壁說道。婉貞。你起來罷。我已明白了。我已覺悟了。從此以後。我們可以脫離這種月月做下虧空。時時憂慮沒錢使用的苦境。而往那精神真正愉快的樂園中去。

了。婉貞聽了這無頭無腦的話。不明白他的意思。瞪起兩隻淚眼。凝視着他。曉菴又道。你方纔最後的幾句話。把我提醒了。是呀。他們那班人。每月的進款果然比我少。但終日歡天喜地。分明沒有一些憂慮。婉貞。你懂得這是甚麼道理呢。原來他們過的是他們的真生活。自然很快樂的。我們過的卻是一種假的生活。所以雖自問已竭力節儉。已竭力掙扎。結果仍是非常困苦。婉貞這時已不再哭了。卻問道。甚麼喚做真的生活和假的生活呢。曉菴微笑答道。就是我們現在住的是一幢房屋。比較那些住兩幢三幢的人。果然很省儉了。對於這一幢房屋。又未敢加以何種華麗的佈置。這當

然是很省儉的了。又如我們穿的原祇是普通的綢緞。和那些慣穿三四元一尺的綢緞的人比較。自然很省儉了。再如我們祇坐了一輛包車。比較那些出入汽車的人。自然很省儉了……但是根本上我們且不應住這一幢房屋。穿這普通的綢緞。出入坐着包車。祇應去租人家一間房屋居住。穿些布糙衣服。出入乘乘電車或黃包車。因為就着我們所處的地位而論。這便是我們的真生活。婉貞。你試想想看。我們倘然過我們這種真生活。儘可不必像現在這樣苦省。在那一間房屋中。儘管隨意的佈置。布糙衣服。每季儘可多添幾件。平常乘乘電車或黃包車。偶然高興時。也儘可花三

塊錢。坐一小時的汽車頑頭。都可不打緊了。我們過的就是我們的真生活。便是多花費幾個錢。也不影響到大局。反轉來說。我們如今卻是過的假生活。所以雖處處省儉。仍然不能免於窮困了。曉

菴說到這裏。又緊緊握着婉貞的手。歡呼道。婉貞。從明天起。我們趕快脫離這種假的生活。去過我們的真生活啊。

(完)

東三省之土語

(于昶廣自吉林長春寄)

東三省位居我國東北邊陲。其通常之土語。有與內地各省迥異者。茲錄之以供衆覽。談話謂之(勞科)。婦人分婉謂之(毛下)。閒眺謂之(賣單)。不雅觀謂之(科陳)。不潔謂之(麥太)。稱財主曰(秧子)。稱車夫曰(老板)。鄉間購置槍礮自衛之家謂之(嚮窩)。用水煮飯或燉肉謂之(鑊)。

新學制高中教科用

古文白話文選

第二冊 一元二角

吳遁生鄭次川編

本書選集古白話文兩百餘篇，都是一個時代的精華，分爲書信、語錄、詩歌、詞曲、小說六類，前三類以宋人作品爲主，曲類以元明作品爲主，詩歌采自詩經、文選，以迄六朝唐宋的作品，小說一類，取明人作品，大都從章回小說節出，別成若干短篇。全書選擇精當，極合高中課讀及自習之用。

商務印書館出版



棕欖玉容霜之

效用

敷粉之前。若先輕擦玉容霜。必能分外鮮艷。不含油質。皮膚多油者用之最宜。保護皮膚。不受風日之侵。而免起縐及雀斑膿疹等病。已患者能即消除。

各埠各大商號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十二號

棕欖公司謹啟



分飛 (一)

(馬鳴魂)

「喂！F！你也覺得奇怪麼？」

年輕的F剛從樓上第三教室裏，上了她們所認為最枯燥的數學班下來，夾了一冊布面金字的書，和一本活葉的演草簿，低着頭默默地走回自修室去。當她走到那條修長的走廊裏時，耳中轟地聽到一句問語，她心中不耐煩起來，正想發噴去反問那人：「這樣沒頭沒腦的，喊別人如何回答？」但她立住了一回頭，只見那個發話的人，已跑到她面前來了！她連忙笑着改口道：「哦！M！姊！原來是你！有什麼事要問我？」M！姊，是T級裏最年長的一個，大家都喊她姊姊，本來校中同學，年歲雖有些上落，但彼此為客氣起見，一概互稱姊姊的；而她却自居不謙，喊別人總是

某妹某妹。同時她又是一個富於熱情友誼的女子，她非常喜歡解勸同學們的煩惱和憂慮，並為之設法排除一切的障礙；因她年長，有膽量，有經驗的原故，所以大家都都願求教於她，因此同學中對她非常客氣的；有時還得聽她的指揮。現在從她這樣急切熱烈的神情上看來，就可斷定說：她一定有什麼可令她替別人擔慮的事情發見了！

「你近來注意到H麼？我真奇怪極了，我見她一天到晚，不知爲了什麼不開懷？總是呆呆的不笑又不響；日間飯也懶喫，事也懶做；夜間睡在床上，我聽她只是翻來覆去的不能安睡。和往常的態度一比，真可令人驚異。我起初以爲她月考或是考得不

好，所以很灰心，很不快樂，但後來我去問蔣先生，說她考得很好，而且那科論理學和經濟學，別人都考不出，而她考得獨好，應該高興才不錯，為什麼反發悶呢？不要是她家中出了甚麼事？你家庭她家很近，也知道一些麼？M一手拉住F的衣袖，一手像擁抱小孩子般的把F的肩背抱住。同着向欄杆邊移了一步，就這樣不抑不揚的問F關於一位姓H的同學的話。語氣仍是很急切的。

「啊！你不說，我就想來和你說了！現在還得你先問我。H的態度的突變，真令我也同樣的懷疑；恐怕同學中，對她懷疑的不止我你兩人吧！為什麼呢？我今天早晨喫粥的時候，看見密司W跑去附耳問她什麼話，但她兀自搖頭不作聲，後來密司W選說課堂裏因為人多，所以不肯說，實則上星期——彷彿星期三吧！午後二之三那班，不是黃牛（注一）的體操班嗎！同學們都到操場上去了，我爲了例假，所以留在宿舍裏休息，那時密司W也獨自一個人，坐在床前窗下，對窗外的柳絲兒發愣。我想，問她的機會到了，撲撲的懷藏了好多天的疑團，今天可解釋了！于是，我

輕輕地跑去問她：爲什麼近來不高興？可以和我說嗎？我決計保守秘密不轉告別人。我甚至於對她發覺，但終於無效，她只是閉口無言；有時搖搖頭，有時把可憐的目光，朝我凝視，我見她眼圈兒紅了，後來索性躺到床上去哭起來了！害得我安慰她不及，連道歉；然而蘊藏在她胸中的情緒，始終沒有露一句。你想可悶不可悶？F引起激切的同情，就把她所遇的經過和推理，傾筐倒篋的對M說了出來。M聽她說完以後，低下頭去，用手去扶着額，大約在那深深地考慮，思索，微風吹來了！把兩人的髮髮，吹得亂蓬蓬的，M無心去理牠，F却把右手拿的書本，交給了左手，就提上右手去把亂髮，用手指代梳篦，掠了一下。她看見M在那凝思，也就停了一歇，接着又補充道：「還有一樁可疑的事，上星期六我就覺察到了！往常她在校中，不是時時刻刻在那盼着星期六嗎？不是天天揭那自修室的日曆，恨不得一口氣給牠扯去多少張嗎？好容易捱到星期六那一天，落課鈴一搖，她從教室裏，連寢室也來不及轉，直接走出門外去了！回回總是我替她把對牌（注二）拿到門房裏去的。這一天我照例替她去拿對牌，她忽然

阻住我道：「不要去拿，今天我不回去了！」你想要不要令我驚奇極了？萬想不到天天在那盼回去的人，這一天忽地不高興回去了。我當時就問她，——很緊的追問她：「爲什麼你今天不回去了？」她照樣搖頭不肯說明，後來被我逼得緊了，她撒謊道：「家中有信給會監先生，喊我別回去！」我疑惑起來，就順便跑去問汪先生，那裏來的家屬的信，連一張紙也沒有，你想她不是有意撒謊呀……」F又這樣滔滔地告訴M聽，講到此地，還要講下去；M起先抬着頭細細聽她，到此忽地打斷了說：「不錯啊！我方才問你，她家裏有沒有事，你爲什麼不答？」

「我實在不曉得，所以沒和你說！」F帶着微笑，用鞋尖踢着欄杆下面的橫木說：「照我想來：她家中央無什麼事發生的，因爲她家中只有父親母親，和一位老祖母，還有一個小弟弟，一家人全都愛她的，而且是愛得很利害的，無論什麼事，只要她怎樣主張，家裏沒有不依的；那末還有甚麼事會拂逆她的心呢？不過她家中，如有別的人攪她的心，我却不能知道，若就她父母而言，既有愛女之心，當不致使她陷入傷心的境界中去！」

「難說吧！唯父母之愛子女，往往要發生害子女的事情；人說：『父母愛子，無所不至，』我說：『父母害子，亦無所不至。』」年長的M說着，好像要墮淚的樣子，音調很悲楚了！

「M姊又要發自己的牢騷了！哈！」

「不是的，並非我發牢騷，那末H姊，到底爲什麼而傷心呢？」

「等會兒說罷！上課了你聽到搖鈴嗎？——你看！說到曹操，曹操就到，H不是來了麼？」F口中說着，一壁轉了個身，去招呼遠遠走來的H女士。等她走近了，M低聲的對F說，你看她面龐，近來瘦到這個樣子。而且眼皮有些腫了，大約在那哭哩！你看淚痕還沒有拭淨啊！」F一壁點點頭，一壁跳上兩步，去握她的手，H好像怕羞似的，把手向背後一縮，面上現出一種極不自然的苦笑，開口道：「你們在這裏等待誰？」F接口道：「正是等你H姊。」等我不敢當，謝謝——M姊，今天肚裏不舒服麼？爲什麼快快地不聲不響——我有什麼好看？兀是朝我注視？」說着把臉旋了轉去，她知道自己的淚痕，要惹起她們的注意的。

M還沒有發言，喜歡講話的F就搶着道：「她又在這裏發牢騷，爲你引起的牢騷。」H很驚詫很快的轉面問道：「爲我什麼？奇了！」別管她，她一向亂說話的，我且問你：今朝這樣暖和的天氣，爲什麼還穿着棉襖？」M把F推開，夾進來把話岔開。H也不好意思追問，就依着M所問，答說：「這幾天我身體不大好，時時要發冷，所以把衣服穿得厚些。」

F被M推開後，已半嚮不說話，這時忽地用手攥住H的曲肱，帶着跑勢道：「上課去罷！你看白先生不是來了麼！」說着扯了H就跑，H一壁跟着帶走帶跑，一壁口中喊道：「好姊姊！別跑吧，我實在跑不動哩！」跑跑，會出汗，你身上發冷就會好的，M姊，你也跑吧！」F不聽她的話，招呼了M一下，就跑到樓去。三人的鞋底，擦着水門汀的梯級上，發出很輕快而短促的沙沙聲來！

這位講文學史的白先生，是現代文壇上很有聲譽的文學家，他是極富于情感的，從他講話的音吐中，就可覺察到他是一個人生苦悶的共鳴者。今天他正講到一段戀愛與文學，他說：戀

愛是人生的，文學亦是人生的；戀愛是渲染人生的有時豔麗，有時灰暗的色彩，因之文學也受到同樣的施與和影響。文學受到戀愛的濺潤的，比自然的泉源，還要來得深長。戀愛是文學的生命，戀愛是文學的靈魂。文學因戀愛之痛苦和安慰，才能給人們以痛苦和安慰；文學不能在戀愛外，創設特殊的情調，牠是以戀愛爲節奏的，戀愛的火，燃燒着使文學生霍霍的光彩。你看古來有多少偉大的作家，他能成一種卓越的作風，傾動讀者的，如我們去翻他的人生史中，總有幾頁可歌可泣，令人沈醉，令人羨慕，令人慨嘆的戀愛故事的存在。他們就用和戀愛握過手的那隻手，來描寫文學，創造文學，人們誇嘆他藝術手腕之高超，同時也得向他靈魂中撫摩他，像慈母撫摩嬰兒一般的向戀愛之神，表相當的謝意。因爲愛神的神祕的血，流注到他的心裏，運輸到他的腦裏手裏，然後靈以神祕的電，顫動他執筆的手指，於是歡愉，惆悵，悲哀，悽惶，纏綿，的生命的表現，從他筆尖上，點滴下來，像源源不絕的噴泉般噴珠濺玉，于是讀他的文字的人，起舞了，狂歌了，喜躍了，悲泣了，正和游在噴泉下面清池中的魚兒一樣。你們

讀過少年維特之煩惱嗎？這本書的作者，歌德，是怎樣的經過？還有詩聖但丁，他有什麼這給你們的故事？

有靈敏的舌，清朗的喉音的白先生滔滔地講他的心得，用極信仰的態度，好像沒有給人們以懷疑或辯論的餘地似的講着。他講到此地，忽地停住了發問，他因為要使人們注意，和着重他的論調起見，故意停頓了一下，本來教室裏靜悄悄地只有他一個人的聲浪，現在忽地一停頓，霎時間不禁寂無聲響起來，這一陣沉寂，正像一匹狂奔飛馳的駿馬，驟然勒住轡頭，是要使坐在鞍上的人們，感覺到驚震的；坐在東面花窗下的那個耳，就被這驚駭所喚醒。

溫和柔軟的春風，吹在人身上，本來是要生一種懶懶的心的；更因她坐處接近窗側，所以有那暄暖的陽光，照射到她的頭上；營營的蜜蜂聲，漾動她的靈思。她恍恍惚惚的入了半睡的境界，但在她感觸深切的腦幕上，却一刻不停留的在那裏舒展，翻捲，她實在是在那裏深沉的想念，她的心正像那怒濤似的洶湧，正像那急弦似的顫抖，像夏天的狂風驟雨般的猖狂，像森林

夜撼般的繁響。她感覺到昏亂，她感覺到悽惶，灰黑的濃霧，遮住她閃光的希冀，黯澹的浮雲，遮住她燦爛的想像！她覺得世界太殘忍了！人們太苛酷了！自己太孤零了！太渺小了！又是太懦弱了！她自己知道她自己：正是一隻失了甜乳的綿羊，喪了清水的銀魚；又是被冷雨淋濕了暖窩的小鳥；更似那共棲在海灘蘆葦裏的，她獵人驚散而分飛的孤雁；如把她比作被廢垣遺棄在荒野裏的貓兒，也是很能相稱的；因為她這時的環境，太冷淡了！太黑暗了！太孤單而淒涼了！只有那悲哀，怨慕，漲裂了她薄弱的心房，冰凝了她膠膩的血流。金黃的美滿歡情之夕陽，已隨着桃色的雲，早消逝在蒼茫變幻的黃昏中；而且漣漪激盪的流水裏，已尋不出往事的影子！她失盡一切，因而她咀嚼一切，她委棄了世界，屏除了萬物；同時却又覺得是正為世界所喪棄，為萬物所屏除，她彷彿在廣瀚浩闊時沙漠裏，彷彿處處都欺她焦渴，欺她孤獨！最後她簡直受不住心臟苦痛的壓迫，她就俯伏在書桌上，兩隻手抱住了頭，緊緊地抱住。胸頭覺得陣陣的鬱悶和一種不可訴說的悲楚；她的眼簾，也就緊緊地閉着，有那淚的濕熱，給她的眼

球，披上了迷濛微透的銀裳。

她在模糊惺忪裏，忽聽見四圍的空氣，聲浪，驚然的沉寂起來，她不禁嚇了一跳，以爲有人注意到她，就急急抬起頭來，竟忘了把淚珠拭去。她不敢對別人去瞧，同時又恐要被別人訕笑，所以仍急急地把粉頸垂下，忽然有一顆晶瑩的淚珠墮落到鋪在桌面的講義上，她驚覺了，就伸手從袋裏抽出一塊白的手帕，慢慢地指那眼皮。她感受到眼角上有些微痛，心中斗的疑懼起來，把羞怯的目光，對帕上斜瞥了一下，幾乎使她狂呼起來；再定睛看時：原來上面鮮紅的並不是血，是用紅墨水寫的：Sweet kisses. 「甜吻」她見到這二個字，腦中好如觸了電，眼淚又如潮一般的湧出來，不覺一陣昏暈，恍恍惚惚地回復到以前極快樂極甜蜜的一天。

那時是一個夏天的夜晚，有一輪光明圓滿的月兒，在微捲的雲幕裏很嬌媚的笑着；海藍的天鵝絨似的雲破處，鑲上許多的閃耀燦爛的星鑽，彷彿是那月后花冕上的瓔珞；涼颼颼的微風，

從梧桐樹的葉隙，吹度下來，把個院子裏被驕陽所遺留的暑熱驅除淨盡；至於梧桐樹的濃蔭，往常是黑魘魘地怖人，但在這時爲明月的銀光所照，露出碧綠的容顏來，風過時，搖曳蕩漾，發出蕭疎的聲音，在平時人們要誤會是雨聲，但在這時歡愉甜美的中心，只當他是極暢懷的歡笑；院角花臺上的晚香玉，夜嬌嬌，白的紅的，開得非常茂盛，牠即醉人的幽馨，醞釀裏漫了滿院，總之這時的環境，都秉承了 Venus 女神的意旨，用最靈配的情調，來點綴這有情之夜。而且遠處的森林裏，啞啞地啼着夜鶯的歌聲，這低徊惋惻的妙樂，如近聽時，反覺得悽慘傷人，最好是遠遠地被輕風吹漾着，那末牠那種纏綿繾綣的情韻，實在能夠撥動青年男女的愛的弦索，發出甜醉的共鳴；這時坐在院子裏納涼的愛侶，果然被牠逗動了！

穿着潔白的睡衣，仰躺在藤椅上，目望着星月，耳聽着鶯鳴，神情悵瀟瀟的他，不覺悠然神往。接着用他靈動的手指，在藤椅的靠手上，輕輕地拍着節奏，口中吟出讚嘆似的詩歌：

My heart aches, and a drowsy numbness pains

My sense, as though of hemlock I had drunk,
Or emptied some dull opiate to the drains

One minute past, and Lethe-wards had sunk:

'Tis not through envy of thy happy lot,

But being too happy in thy happiness,—

That thou, light-winged Dryad of the trees,

In some melodious plot

Of beechen green, and shadows numberless,

Singest of summer in full-throated ease.

* * *

「這是夜鶯歌嗎？」坐在他身畔的她，一隻手，撫在他的肩
上。把個嬌豔的香頰，再枕在手背上，還有一隻手，却緊緊地和他
握着，掌心熱熱的相摩貼，有那神秘的愛之電，在那互相交流。這
時聽他念好一段詩，就把望月的眸子，移注到他的臉上，用着靈
妙輕盈的目光，朝他深深地瞻視；而且帶了嬌美的淺笑，這樣問
他。

他把飛越的魂兒召回，把沉浸的心靈喚醒，也用着極歡欣
的笑容向着她：這正是 John Keats 的夜鶯歌，你從那裏知道
的？

「我自然會知道，你問我怎甚？」她笑得更嬌憨了，把個臉，
完全俯枕到他的肩。

「大約你讀過的是麼？」他笑着追問。

「不是，不是！老實告訴你：我聽你這詩的末尾，說什麼「牠
是有光明的翼子的林中女神，牠在樺林的綠影裏，用牠金剛安
樂的歌喉，和踏的音節，來謳歌這可愛的夏夜。」這不是夜鶯是
誰呢？」

「哈！我又不得不稱讚你是「冰雪聰明」了！」他笑着把掌
中的她的軟酥酥的手，握得更緊了，更在膝上輕輕地敲着：「你
聽我念下去吧！」

O, for a draught of vintage, that hath been

Cooled a long age in the deep delved earth,

Tasting of Flors and the country-green,

Dance, and provençal song, and sunburnt mirth;
O, for a beaker full of the warm south

Full of the true, the blushing Hippocrene,

With beaded bubbles, winking at the brim,

And purple-stained mouth—

That I might drink, and leave the world unscorn,

And with the fade away into the forest dim.

* * *

他含着醉意的微笑，漾着柔媚的音調，把情感熱烈的詩歌，念給她聽。她枕在他的肩上，星眸是惺忪朦朧地半睜半閉，她彷彿聽了自然的母親的催眠歌，懶懶的沉沉思睡，聽他唱到此地，她就很嫵媚的笑道：

「你滿飲了南國的葡萄美酒，滿飲了 Hippocrene 的靈泉，你真的沉醉了麼？那馥郁濃冽的酒泉的香味，是怎樣的啊？」因為他從來沒飲過酒，所以她故意這樣取笑他。

「哈哈！你問我醉了麼？你問我飲了美酒了麼？是的！我要醉

了！但我不醉在碧樹綠茵裏，我要醉在你的溫柔絲綉的胸懷裏；我要飲了！但我不飲那世間的濁酒，我要……」他口中這樣說着，心臟不住地在那急烈的跳躍感覺到一陣強熱的興奮和衝動，好像真的飲了烈酒似的。他不覺把頭旋了轉來，就和她的前額，相貼貼着。她的蓬鬆的鬚髮，擦在他的皮膚上，生出一種帶撲快感，一直印到他的腦際，夾着那種濃烈的髮香的引誘，他神經連覺暈了一暈，就很快的把身子旋了轉來，把嘴唇僣了過去，和他親了一親吻。

(未完)

(註) (1) 體操教師的綽號，因為他正姓黃，而又體格強健。

(註) (2) 女學校門禁較嚴，學生出入，必拿小牌，用以符對，

故稱對牌。



文壇秘錄(十二)

(編者輯)

劉鐵雲之後裔及其藏龜

老殘游記之作者劉鐵雲。丹徒人也。庚子之役。以被誣盜賣倉粟發邊。後遂客死新疆。平生負其才好。談經濟。尤愛蓄畫畫碑版。殷墟書契初出時。福山王文敏(懿榮)所得最多。王既死難。遂盡歸劉氏之抱殘守缺齋。卽世所傳鐵雲藏龜是也。劉既客死。家道大落。今其後嗣寓居蘇門。况頗窘苦。所蓄龜甲獸骨七千餘版。已大半散出。丹徒葉中冷氏得千三百版。嘉善張鳳博士得四五百版。其餘不知流散何所。寓中所有。則僅數百版。且此非精品矣。滬上舊書肆蟬隱廬。爲羅叔蘊介弟經之所設。羅與劉君

有舊誼。故劉之二公子現方執業其中。吾人購書時。見有一年四五十之胖子。牙作焦色者。卽其人也。瑰才長謝。苗裔凋零。尤物散亡。流風不繼。興言及之。能不爲之歎息哉。(夏雲)

蔣觀雲(智由)之書債

諸暨蔣觀雲先生。(智由)士林先覺。國人皆耳其名。年來隱居滬上。杜門却掃。絕意著述。性雖高冷。而遇人又極肫摯。平生不甚工書法。遇有以此相乞者。又不忍堅拒。則必許諾。旣得紙。閉門揮之。不愜。則趣僕走市上。購紙重爲之。又不愜。則再易。如是輾轉。每一聯成。必四五易始已。故有以此相乞者。先生輒語其所親曰。吾又多一筆債矣。然終不忍拒也。嘗有一日。登其友某之堂。見楹帖之赫然高懸者。固往年手筆也。慚甚而不敢發。則語於某曰。我往年作此時。忘加跋語。請得假我補爲之。某聞先生將加跋。欣然下之。先生遂攜婦。更越兩旬。始以書抵某曰。跋已就矣。某亟展視。則紙已加新。語亦非故。蓋先生已重爲之。且爲之裝軸矣。其不苟如此。(夏雲)



銀蛙蟆

(民間傳的故事)

秋山

從前有一個種田的農人。從田裏做完了生活歸來。走到一塊荒野無人的地方。時候已經晚了。月光照在地上。閃閃的發光。農人一眼看見。覺得有些奇怪。就彎了身體。把地上的草撥開來一尋。只見草堆之下。有一口缸。埋在土裏。只有缸口露在外面。那缸裏盛滿了雪白的銀子。這不消說。剛纔映着月光。放出來閃爍的光。就是這銀子所放的光了。

農人忙放下農器。拾了十幾塊銀子。牽起衣裳來兜着。但是缸裏的銀子很多。一時拿不完。農夫心裏想道。索性這時候一塊也不要拿。好在離家不遠了。待我回去。拿了鋤頭來。將缸掘起。順便叫我的兒子來幫。把這口缸掘了出來。扛着回去。豈不是好。在這一去一回的時候。決定不會有他人來看見。他想罷。就把衣裳兜着的銀子。仍放在缸裏。管他回去。

農夫拾起農器。歡天喜地的奔了回去。告訴了他的兒子。他的兒子自然也很歡喜。於是兩人就拿了

鋤頭去掘那口缸。

誰知到了那裏。拂開草來一看。農夫大驚道。爲甚麼。銀子變了一缸水。他兒子道。莫不是尋錯了地方麼。農夫道。實在不錯。我記得很清楚的。而他的兒子還在四周再尋一回。有沒有另外埋在土裏的缸。但是尋了半天。那裏尋得着。再看一看那口缸。分明裏面是一缸清水。農夫的兒子說。是父親眼睛看花了。原來就是水。那裏有甚麼銀子。農人說。實在是銀子。不過現在已經變成水了。這大概是我沒有發財的命。於是父子兩人相對歎了一回氣。

農夫的兒子要回去了。農夫還是不甘心。就伏在地上。拿口就着缸。喝了幾口水。纔回去。這一夜。農夫心裏很不快樂。一夜睡不着。到了天將明的時候。心裏忽然痛起來。覺得要嘔。就爬下牀來嘔。把晚上喝的清水一齊嘔了出來。心裏也舒服了。

說也奇怪。分明嘔出來的是清水。但是片刻都成雪白的銀子。農夫又驚又喜。低頭拾起來一看。果然一塊塊都是如雪般白如石般硬的銀子。數一數。總共十幾塊。和晚上拿衣裳兜住的數目差不多。農夫纔覺悟。他的命運。只能夠得十幾塊。不能多得。

正在這時。十幾塊銀子中間。忽有兩塊。變成兩隻銀蛙蟻。跳向牆角裏去。農夫連忙去追。那裏追得着。片刻已跳得無影無蹤了。到這時。農夫纔明白。多了兩塊。還不能妄得。何況整缸的銀子麼。

(完)

愛爾蘭的野薔薇 (續)

陳大悲譯

(My "Wild Irish Rose")

編影劇者……葛雷漢貝格

製片兼發行者……美國因斯費太格拉甫影片公司

景十八 書房

近景 哈費德甫很畏怯的走

進門來，隨手把門關上。他向屋

中週圍一看——心虛的人對

着這暗室人影不寒而慄。然後

向耿吉拉那邊走去。

景十九 書房

近景 耿吉拉在書房前看着

德甫走來。他仔細觀察哈費的

神色。發問：

「他們已經逮住他麼？」

德甫點頭稱是。耿吉拉唇動作

癡狀——想到這回可以把富聊德的財產和情人都佔爲己有了。德甫戰慄——因爲耿吉拉比他兇惡得多，而且又是一個慣於作威作福的人。德甫伸出手來向他要錢。耿吉拉原是一個愛錢如命的人，勉強掏出一錢袋來，遞給德甫一些金錢。德甫嫌錢太少，抱怨道：

字幕 『冒這麼大的險就得到

這一點兒——你且想想你這

一來，要到手多少。』

耿吉拉怒目向着他，並且問他這是甚麼意思。德甫慌了，但見要錢的心壯着他的膽，於是乎回答說：

字幕 『你不就要得到他的財產和他的未婚妻，鄔尼爾姑娘了麼？』

耿吉拉盡力制住自己的怒氣，覺得非堵住這人的嘴不可。於是又給了他好些錢，說道：

字幕 『你還不如到都伯林去，免得被人查出來。如果他們查

出這是你幹的事，你的性命就不值甚麼了。』

哈費自覺其處境之險，立即辭退。耿吉拉等哈費走後，就想起把羅伯特除掉之後，自己的將來是充滿了希望的。他又可以把鄔尼爾姑娘弄到手了。

景二十 鄉村

全景 康與村衆且談且等着羅伯特出營門來。

景二十一 鄉村

全景 鄉紳福列是一個易於動

怒的老地主，正乘着一隻掛帆的船飛駛過來。一眼看見康和他的馬。

景二十二 鄉村

全景 康與村衆在場。福列紳士落帆登岸，惡狠狠地向康身邊跑去。康現出一種滑稽的驚慌態，很溫和的向福列行禮，福列憤極。

字幕「你這鬼，你偷了我的馬！」
伸出拳頭對康搖晃。康假作不勝惶恐的樣子，似乎不明白爲

甚麼自己要被認爲賊。他佯作慘容說：

字幕「我在大門那邊看見了這匹馬，就跳在牠背上，打算送牠到這位紳士的馬房裏去。你瞧這壞透了的畜生。牠站住了一回兒，我說，「回家去罷！」

羣衆圍着聽他說話，大家知道他是竭力要設法遁飾。康向村衆大笑說道：

字幕「我剛一上馬背，就嘍！飛那麼快！牠往村裏跑回來啦！」

他繼續着說：「我這兒可是不回來了嗎。」福列不相信他，正想找話兒來罵他。康轉過身來向他說道：

字幕「你還說我偷你的馬那簡直是胡說——其實是你的馬把我偷了回來的。」

村衆聽了康這番解釋很覺有趣。大家向福列大笑。福列自知無法反對他這狡詞，只得牽着馬向掛帆船那邊走去。康在後面大笑。

景二十三 營房內部

全景 羅伯特，司令和其他的人在場。司令寫完公文，交給一個兵。兩英兵帶羅伯特出去。

景二十四 營房外面

全景 兩英兵帶着羅伯特走出營門來，正打算把他立刻送上都柏林去。羅伯特喚住他們，問道：

字幕 『你們能够許可我回家，讓我去辭別我家裏幾個親愛的人麼？』

這件事原是與他們所奉的命令是衝突的。但是這兩個兵還

記得剛纔羅伯特喝住村衆，不許他們動武的事，所以就決定許他回家走一趟。他們一同走去。

景二十五 鄉村

全景 康與村衆遠遠地站在那一邊，看着兩個兵押着羅伯特在這邊橫穿過去。村衆磨拳擦掌地站在那裏等。

景二十六 鄉村

近景 康看見羅伯特，決計要

想辦法來救他。他偷偷地走到後面去。

景二十七 鄉村

全景 羅伯特被押上街來。康從羣衆裏溜出躲到一所房屋後面去。漸隱

字幕 鄔尼爾與富聊德兩家祖傳的家宅蘇依爾愛貝格宅 (Suil-a-Beg) 近來已呈衰落之象。

景二十八 蘇依爾愛貝格

宅

全景 漸現愛爾蘭式的大宅，原是很樸素的，近來已很衰落破陋了。有旁屋數楹和菜園之類。神父杜倫向這宅前走來。景色是很和平很美麗的。杜倫走進宅去。

景二十九 住屋

全景 富聊德家的住屋。陳設極其簡潔。顯見得主治家政者井井有條。亞德鄔尼爾與克萊亞富聊德兩位姑娘正做着手

工，隨意閑談。

字幕 克萊亞富聊德是羅伯特的妹妹。

景三十 住屋

近景 克萊亞姑娘正與亞德姑娘談着閑話。

字幕 亞德鄔尼爾是羅伯特的未婚妻。

景三十一 住屋

近景 亞德姑娘不知道甚麼事把羅伯特絆住了，正盼着他回來。

景三十二 住屋

全景 亞德因為羅伯特遲遲不歸，面上略現愁容。克萊亞勸她別發愁。她們聽得門外有聲響。亞德以為一定是羅伯特回來了，急忙跳起身來。克萊亞觀此情狀，不免失笑。亞德跑到門邊，很誠懇，並且含着愛爾蘭姑娘家慣有的羞態。

景三十三 住屋

近景 亞德在門口一手扶着門，等待羅伯特進門時先與她

接吻，然後讓他進屋。她突然拉

開門，只見進門的是神父杜倫，

喜氣揚揚地對着她。亞德大失

所望，不覺失聲作嬌啼。

字幕 「呀，是你呀，杜倫神父。我

還道是——我指望是——」

杜倫神父假裝失望的樣子，說

道：

字幕 「我明白。你是要年輕的

羅伯特來——那個年輕的賊。」

亞德作怒容，追問杜倫神父何

以要喚羅伯特爲賊。杜倫擠一

擠眼說道：

字幕 「自然他是賊呀——他

偷了這巴列萊蓋特村裏頂美

的女孩子。這不是賊嗎？」

這一句話頓把亞德軟化了，立

即變作敬愛的顏色。克萊亞走

過來以爲他們輕忽了她，所以

假作怒容。杜倫神父不等她開

口罵他，先舉起兩手來表示降

服的意思。三個人高高興興地

做出非常友愛的樣子。

宅的外面

全景 羅伯特與二英兵走到

門前。羅伯特站住，不願讓那兩

個兵看見他與家人話別的情

形。他說：

字幕 「許我在這十分鐘裏就

出來麼？」

兩兵決定信任他，允許他十分

鐘之約。他們站定等候着。羅伯

特向家門那邊走，好像負着很

重要的使命似的。

景三十四 蘇依爾愛貝格

景三十五 在門前

近景

羅伯特走到門前。向平

素心愛的庭園週圍看了一遍。

他準備着進門去把自己所處

之窘境告訴她們。先凝了一回

神然後進門。

景三十六

住屋

全景

兩姑娘請杜倫神父用

茶。羅伯特走進門道向她們一

望。亞德一見他，就跑過去責問

他爲甚麼回來得這樣晚，她們

瞧出羅伯特憂愁的樣子，很驚

訝的圍攏來，等他發言。克萊亞

恰巧向窗外一望。只見——

景三十七

蘇依爾愛貝格

宅的外面

全景

從窗洞裏現出大門前

站着等候的兩個兵。

景三十八

住屋

全景

克萊亞見了之後，驚極

而呼，並且告訴其餘的人。亞德

向羅伯特發問。他的態度益發

增加她的恐懼。羅伯特說：

「有人告發我——我就

要被送到都伯林去聽候審判

去了。」亞德和克萊亞駭極。杜

倫神父亦爲之凜然。羅伯特把

詳情告訴他。

景三十九

屋之後部

全景

康從矮樹間或是旁屋

後面溜了過來。向兩個兵看了

一看，溜到屋旁，從一個後門裏

走進去。

景四十

住屋

全景

羅伯特告訴兩姑娘和

杜倫神父自己是怎樣被捕的。

康進屋來。羅伯特很熱誠的歡

迎他。杜倫神父對他露出厭惡之色。康說：

字幕 『讓我穿上你的衣服站在窗戶口，你就可以從屋子後面溜出去。』

羅伯特很感謝他所供獻的犧牲，但是搖着頭說：

字幕 『我已經和他們有了口約——讓我在這幾分鐘裏進來告別。』

康自覺站着看他們道別很有點不舒適，於是握住羅伯特的

手說道：

字幕 『羅伯特先生你還沒有知道我的心腸呢。』

他說完話，就走出去——大家嗒然若喪。

景四十一 蘇依爾愛貝格

宅的外面

全景 兩英兵站在那裏。康從屋旁走出，到他們前面來。他心裏的一番委屈使他不能不找些人來打架出氣——他恨極了那兩個兵。他挺胸凸肚的向他們瞪眼。指望他們肯和他決鬪，那兩個兵卻只是很和氣的

八

望了他一眼。康依然在他們面前作勢——指望找到一個兒可以立刻進攻。到後來，大失所望，悻悻地走去。忽然旋轉身來問道：

字幕 『你們說些甚麼呀？』

兩兵大笑，告訴他並沒有說甚麼話。康見他們不發怒，益發失望，怒不可遏。

字幕 『那麼你們爲甚麼不開口呢？』

兩兵很和善的向他一笑。他轉身走開去，餘怒未消——總想找一個人來去打架。（未完）

兒童愛弄教育玩具

本館製造各種教育玩具，類皆切合兒童心理，質料堅固，構造精巧，兒童撫弄日久，足以啓發心靈，強健體格，近經銳意改良，足與舶來諸品，並駕齊驅，而定價則低廉倍蓰，以之作饋贈禮物，亦甚相宜。



購造精巧 · 定價低廉

各種積木	各種六面畫	各種弈棋	數字遊戲	幼稚恩物
構造木材	鉛製玩具	體育遊戲	手工用品	其他玩具

另印教育玩具目錄贈閱

上海及各省
香港新加坡
商務印書館謹啓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售

高 等

運 動

用 品

本館獨家經理美國著名運動用品製造家迭生公司之出品種類齊全備貨充足可供各地運動會之採用運動家平時練習如用此項出品技術更易猛進



網球用品
足球用品
籃球用品
壘球用品
隊球用品
杖球用品
田徑賽用品
游泳用品
運動衣鞋
計時表

風 琴

本館製造孔雀牌風琴式樣精巧種類繁多聲質準確資料堅強以供學校教授及家庭娛樂之用實為無上妙品定價每座自二十元起至二百四十元包裝運費在外另印音樂用品目錄承索即寄

手拉風琴
軍 笛
軍 號
軍 口 琴
軍 號
軍 號
軍 號



兒童國

(今鏡花緣之二)

胡寄塵

多九公、唐敖、林之洋等三人，當時議定了冒險環遊全世界；立即收拾行裝，預備船隻，揀一個晴朗天氣，開船出發。先往甚麼地方去，自己也沒有目標；只是「任其所之」罷了。一路上風平浪靜，倒也十二分安樂，毫不覺着有甚麼危險。

可是行到第十六天頭上，就不對了。這天午飯過後，只見東北角上，忽然掛了一朵烏雲，越積越多，頃刻之間，就暗了半天；跟着起了一陣狂風，真個似龍吟虎吼，把那海水激起如山般高，波濤洶湧，形勢十二分的險惡。多九公等三人，收舵不及，只好任這一隻小船，如樹葉一般的，在海裏飄。自從午刻，起了大風，一直吹到天黑，風還沒有息。雖然有時風浪略小一些，但不久又有個大風浪打來。從午

刻鬧到天黑，從天黑鬧到第二日天明，這半天和一夜的工夫，片刻沒有寧靜。

多九公等三人，雖然是以海爲家，慣經風浪的人，心裏能够鎮定，毫不驚慌；但是被這風浪顛簸了半天一夜，也顛簸得疲倦極了，一個個臥在船艙裏，不能動，知覺也幾乎失去了一半。

第二日天大明了，風纔平定下來；海裏的浪，也靜了。太陽出來，照着一平如鏡的海水，依然是很太平的景象。這時候，多九公三人的一隻船，已經被風吹到一個海島的港口裏，安安穩穩的，在那裏停泊着。三人起來，檢視船上的東西，雖然略有損壞，船身一點也沒有壞。三人歡喜非常。

再看看那島上，樹木青葱，山巒綿邈，好一個世外仙源。三人正欲商量，上岸探視島中有人沒有人；只聽得清風來吹一陣琴聲，夾着歌聲。多九公最先聽見，回頭向林、唐二人道：「請聽！這不是有人在那裏彈琴，唱歌麼？」林、唐二人傾耳一聽，果然不錯。林之洋道：「聽他們的琴聲，歌聲，是很和平的，這決不是野蠻人居住之所。我們只管放心上岸去，不妨。」多九公、唐敖二人齊說：「有理。」於是三人就舍舟登陸，慢慢的向樹林中間走來。

走了不到三里路光景，只見前面一片廣場，約有一二十畝；場的四週，都圍了竹編的短籬笆，纔

有二尺多高，從籬笆外面一望，可以看得見全場。這時，多九公等三人，把自己的身體隱在樹林裏，向場中望去。只見場中有許多的人，男男女女，三五成羣；有的在坐藤蘿架下吹笛，彈琴，彈琵琶，唱歌；有的在場上打球，踢毬子，盪秋千，都表現出一種快樂的神氣。

多九公看了一回，低聲向林、唐二人道：「剛纔我們所聽見的歌聲和琴聲，就是從這裏飄去的了。」唐敖道：「正是。」多九公道：「好個快樂的鳥國。只不知這個國叫甚麼名字。」正在說話間，林之洋忽然指着廣場入口處的籬笆上，掛的一塊牌子道：「多九公！你看！這是兒童國。」多九公聞言，摩挲着老眼，向林之洋所指的地方看去，果然看見那塊牌子上，寫着「兒童國公園」五個大字。不禁信口呼道：「不錯！這是兒童國。」唐敖這時也看見那塊牌子，也道：「不錯！這是兒童國。」

多九公道：「爲甚麼稱爲兒童國呢？難道全國裏只有兒童，沒有成人麼？」唐敖和林之洋正待回答，忽然聽見背後有人走來，一面走，一面問道：「請問你們三人，是從甚麼地方來的？」這聲音卻極和緩，所以多九公等三人，並不吃驚，只慢慢的回轉身來。林之洋也用很和緩的聲音報答道：「我們是飄海的人，遇風至此，借此暫留，請勿見怪！請問這裏不是兒童國麼？」

說罷，細看那人，只見他三十五六歲光景，分明是個成人，不是兒童。卻是容貌秀美，舉止活潑，恰如兒童一般。他也將多九公等三人望了一望，纔開口道：「你們三人，原來是遇風至此麼。不錯！這裏就是兒童國。你們要在此停留，我們很歡迎；只不過都要把鬚鬚剪了纔行。」

多九公聽見要剪鬚鬚，先着了慌，忙問道：「爲甚麼要剪鬚鬚呢？」那人道：「這是我們國裏的習慣。你不知道麼？我們這裏是兒童國。請問兒童那裏來的鬚鬚？」多九公強與辯論道：「是兒童，非兒童，是以實在的年紀爲憑。像老夫年紀老了，就是把鬚鬚剪掉，還是個老人，決不能返老還童。就是貴國裏，也不見得自古至今，只有兒童，沒有老人。就像你，雖然不是老人，卻也不是兒童，再過二十年，也就是老人。難道你就是長春不老麼？」

那兒童國裏的人道：「先生！不是如此說。我們年紀只管老，卻是自己不以爲老，還當自己是個兒童。人家也當他是個兒童。鬚鬚，當然是不蓄的了。我們五千年前頭，一位哲學家說：「人生只有兒童時頂快活，也只有兒童時最是真。過了兒童時期，快樂就消滅了，憂患就來了；天真也泯沒了，機詐就生了；人生的價值，就沒有了。」因此，就設法叫全國的人，無論活到多少年紀，自己只當自己是

個兒童，人家也只當他是個兒童。久而久之，忘記了老人是甚麼。老人兩個字的名詞，也消滅了。如此纔能保持兒童的天真，和兒童時的快樂。你們三人，幸遇見我，還知道甚麼叫老人，甚麼叫成人，甚麼叫兒童。倘然遇見他人，任便你們怎樣說老人，兒童；他們都是不明白的。

多九公道：『你爲甚麼能明白呢？』那兒童國裏的人道：『我是這裏的哲學教員，多讀古書，所以知道。但是自從明白了這個道理以後，我也漸漸的覺得我的一舉一動，都非天真的了；覺得我的快活，也漸漸的減少了。不過，身居在兒童國內，總是天真多，機詐少；快活多，憂患少罷。告訴你們三人：如要在此享受些快樂，快快把鬚鬚剪了，和他們一同唱歌，打球去罷。』

多九公道：『鬚鬚不剪，便不行麼？』那兒童國裏的教員道：『你們被我看見，是不要緊的；倘然被旁人看見，就要說你們是妖怪。因爲我是多讀古書的人，在古書上，看見過鬚鬚二字，在古代的圖畫上，看見過蓄鬚鬚的人；所以一見了你們，不以爲怪。倘然在一般的人，既沒有聽見說過鬚鬚二字，也沒有看見過蓄鬚鬚的人；一見了你們，不當你們是妖怪，也要當你們是野人。』

那兒童國裏的哲學教員，還沒說完，只聽見廣場裏一片歡呼之聲。多九公等三人，都回頭望去。

那個兒童國裏的哲學教員道：「這是那個賽球的人，賽贏了。所以有這笑聲。只是，那個賽輸了的，一定在那裏哭了。」

多九公道：「賽輸了球，還值得哭麼？」兒童國裏的哲學教員道：「這纔是兒童的天真。他的自然的哭，比較那忍住不哭，或是假裝笑容的，有價值得多了。但是他哭是不會久哭的。自有旁的人去安慰他。只要送他一塊葡萄餅乾吃，他就快活了。」

唐林二人，聽到這裏，都不覺好笑起來。那兒童國裏的哲學教員，忽然說道：「三位還是剪鬚了，加入他們的遊戲隊裏去，享受一回快樂罷！我也要走了。」說完，帶跳帶喊的走了。

多九公倚老賣老的說道：「你看！他這麼大的年紀了，還如小孩子一般；走路也不好好的走，一步，跳三步。」唐林二人，聽見多九公的話，覺得好笑；說道：「九公！你不必倚老賣老罷。我們還是回船去剪了鬚，再來罷。」多九公將一摻他的鬚道：「真的麼？」唐敖拍了拍多九公的肩道：「九公！不要着急。這事關係重大，我們回船去慢慢的商量罷。好在明天再上岸來游玩不遲。」當時三人就姑且回船去。

到了船上，就開一個小小的會議，討論剪鬚鬚的問題。唐教主張可剪。多九公反對道：「剪是容易。倘然將來再走到老人國裏，又要蓄鬚鬚，那可臨時蓄不起了。」

林之洋笑着說道：「兄弟倒有個兩全之計。就是現在把他剪下來，就拿剛剪下來的鬚鬚，編成一付假鬚；萬一將來走到老人國裏，需用鬚鬚時，我們就把他拿來掛上。我也曾聽見人說：「從前有一種留學生，出洋時，剪了辮子；回國時，安上假辮子。」我們學他，豈不是兩便麼？九公你以為何如？」

多九公尚未回答，唐敖想了一想，答道：「這卻不好。你看兒童國裏所講的就是天真，所反對的就是機詐。我們這個法子，多少機詐。雖然他們不知道，我們自己能不慚愧麼？倘然被他們知道了，他們一定要驅逐我們出境，免得將惡風氣傳染給他們。到那時候，豈非自討沒趣。況且萬一他們把我們的假鬚奪去毀掉，我們一時找不到第二付，一旦到了他方，需用鬚鬚，又往那裏去找呢？所以鄙見此法難行。二位高見，以為何如？」

多九公本不願剪，立刻贊成道：「說得對！說得對！」林之洋也表示同意。於是就決定不剪。這個討論會，就結束了。因此，明天也不上岸去，只預備開船向他處出發。

（本篇完，全書未完。欲知他們再往何處，且待下期分解。）

吉林之蛤士蟆

(于絕廣)

蛤士蟆爲吉林一省之特產。生於江河及池沼中。頭背皆青黑色。身頗苗條。不若其他蛙類形狀之臃腫也。腹部嫩白。有紅色小圓點。四肢細長而色紅。於秋末肥嫩時撲捉之。去其臟腑。而留其腹內之卵。以油烹之。用以佐餐。味頗鮮美。或曝乾售於市廛。人爭購之。以之合牛羊肉煮食亦佳。若雜冰蟹、野雞、蘆菇、海參、及豚肉等做一品鍋。味更鮮美絕倫。

勢難長成之嬰兒一經服用已見壯美 肥強立藥自嬰服一

嬰兒及小孩若腸胃軟弱必多疾病難期長成發育全賴乎腸胃
清潔消化有序也嬰孩自己藥片能使腸胃轉紅潤強壯肥美活
潑伶俐也即如黑龍江省拜泉縣時泉鎮泰和隆號李霖先生之
證據矣其來函云鄙人小姪所患氣喘咳嗽肚痛腹瀉之症得
以安痊者皆貴局小兒藥片之功也鄙人小兒服藥後即喘息
即瀉亦止大便如昔且飲食日加身體強壯且



境非貴局嬰孩自己藥片之功曷克臻此
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
函購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晨 興 如 何

閣下今晨興起如何是否清健爽適或覺困倦疲乏精神萎頓惱怒不舒日間從公常覺辛苦非凡閣下如若晨興即覺昏迷不舒困憊呵欠實因肝經失調胆汁不和之故也宜服用紅色清導丸以治之其功效乃是微利平肝立即使肝經和平腸胃

安舒矣



她該服用
清導丸矣

東三省吉林省城三江會館董事梅種因先生來函云鄙人操勞過甚每易肝火上升常患頭痛目眩時愈時發幸試服紅色清導丸果奏奇效不特個人治愈即諸兒女輩及戚友中有患

腸胃積滯致生他病者如法服之亦同一功效誠清導之妙劑海上之靈丹也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投稿簡章

中華民國六年一月七月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寄塵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學堂
發行者 小說世界社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學堂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分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及大書坊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
二 亦酌用文言
三 投寄之稿望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
四 請將原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
五 請將原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
六 稿未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七 稿未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八 稿未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九 稿未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十 稿未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廣告價目表 定價表

接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北四川路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內「廣告公司」	普通	正	正	優	特	等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新張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一分二分及二角為限	定價		零售每册大洋陸分 郵費國內一分 國外四分	每週一册 全年五十册
			文	文	圖	底	第			全	預		
			後	中	前	外	地			年	時		
			中	前	中	中	中			五	五	五	
			元	元	元	元	元			十	十	十	
			元	元	元	元	元			三	三	三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定單號數姓名定戶在何處定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錄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雜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商務印書館

影印古書

顧氏文房小說 十冊 一函

連史紙本 六元

原書爲明代陽山顧元慶刻本，凡四十種，皆係漢晉六朝唐宋著名小說，所據悉係善本，昔黃善圃稱爲罕祕，嘗欲求其全書，而不可得，本館印有全部，今以縮印，公諸同好。

漢魏叢書 四十冊 四函

連史紙本 廿四元

此明代新安程榮刻本，是書先後，凡有三刻，程刻最先，何允中次之，清乾隆間王謨重刻何本，彼時已未見程刻，今閱百餘年，更可珍貴，本館購得初印明本，茲特縮景印行，極爲清晰。

四部叢刊單行本

(另印目錄贈閱)

學津討原 二百冊

連史紙一百二十元 毛邊紙九十六元

續古逸叢書 二十二種 四十六冊

夾頁紙一百卅二元 料半紙九十九元

別下齋叢書 四十冊 (並滬閩梓舊)

連史紙廿二元 毛邊紙十八元

迭存叢書 三十冊

連史紙十六元 毛邊紙十二元

函芬樓秘笈 共十集

第一集八冊 連史紙三元 毛邊紙二元

第二至各八冊 連史紙二元半 毛邊紙二元

▲另印舊學書目贈閱